

相遇相知: Aïda Ouangraoua 和郑刚 (音译)

**Aïda Ouangraoua** 研究之路始于布基纳法索, 而郑刚却始于中国, 两条不同道路的人却在 Inria (法国国家信息自动化科学院) 相交并驻足, 并且均在各自的领域找到了振奋人心的工作和人文环境。

你们是怎么来到 Inria 的?

**郑刚:** 从中国武汉大学信息与系统专业取得硕士学位之后, 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博士论题。当时我有很多朋友与负责法国大学学术交流项目的法国人以及在我老家投资的法国企业有往来, 通过他们, 我认识了 ENSEA (法国国力高等应用电子学院) 的 Jean-Pierre Barbot。他当时向我提出了一个运用自动理论使混沌系统同步的研究课题, 我很感兴趣, 于是就在 2004 年来到法国专攻这一课题, 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我的博士后研究先后分别在格勒诺布尔 Inria 中心的 Bipop 小组和 Jean Kuntzmann 实验室的 Casys 小组完成。其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 Alien 计划小组的研究人员, 他们专攻的课题正好与我的研究领域相同, 于是我就向里尔中心投了简历, 并于 2009 年被录用, 成为了 Non-A 课题 (里尔中央理工学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里尔一大\* 联手研究课题) 研究小组一员。到目前为止, 我的工作大多为理论研究, 但在 Inria 工作能让我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机器人上。

**Aïda Ouangraoua:** 我是与郑刚同一年来到 Inria 的, 不过历程却完全不同。在摩洛哥阿加迪尔读预科的时候, 我对那些需要在实验室编写程序的科目非常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了上波尔多综合理工学院, 希望成为一名信息工程师。在学习期间, 我曾在波尔多 Labri 实验室 Pascal Ferraro 的门下实习, 他后来与 Serge Dulucq 一起成为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我在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和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攻读博士后, 期间也遇到两位启蒙导师。与他们的相识让我萌发了对生物信息学的兴趣, 并被它的多学科性所吸引。于是我向 Inria 投了简历, 要求加入到 Bonsai 课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里尔一大\* 联手研究课题) 研究小组, 该课题研究小组成员我之前已经在许多研讨会上得以结识。

这里的研究工作与在你们原籍国家或以前工作岗位有何不同?

**Aïda Ouangraoua:** 布基纳法索的科研系统与法国很相似, 毕竟是殖民时期延传下来的。科研人员研究的基本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课题, 也就是说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和健康领域, 以及像数学之类无需大量投资的基础领域。但我并没有在这种体系中工作过。在组织方面, 这里与加拿大却有天壤之别, 在加拿大, 研究都是在大学里由导师带领学生成立的小组进行。这种方式下, 研究队伍独立性很高, 但却要花大量时间管理研究经费。

**郑刚:** 在中国, 课题研究队伍可以包涵多名教授, 或一名教授带领数名学生。读研的学生基本寄宿在校园中, 并且必须做科研课题。这和美国的体系大致相似, 也就是说教授只有讲课薪水, 至于研究经费、材料、招聘博士研究生等等所需资金, 他们必须求助外援、尤其是向企业寻求资助。这样一来, 他们经常受到行政问题的缠绕, 因此必须付出多倍的时间和精力。

## 你们喜欢在 Inria 工作的哪些方面？

**Aïda Ouangraoua** : 与上面提到的研究系统相比，在 Inria，我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好，配套人员非常完善，这样我们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上。比如，项目助理们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还有许多助手，专门负责调动和沟通等事务。

**郑刚** : 确实，Inria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选择。比如，ADT（技术发展行动部门）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工程师，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得以转化为软件。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这我们可以选择研究方向，成立所需的研究队伍，中心组织的展示会和研讨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讨论的机会。这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他团队的工作，也能让我们在专业之外的领域遇到棘手问题时，得到相关领域人员的帮助。我觉得，这种自由是在 Inria 工作最大的优势。

**Aïda Ouangraoua** : 我想补充一点，在团队工作，以及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团队一起工作让人很有动力，也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此外，Inria 的大都会风格对外界非常有吸引力。很多人都想来这里。

**郑刚** : 是啊，尤其是对那些不会说法语的人，因为在这大家都用英语交流。Inria 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学院。过去四年，在我们团队工作过的人就来自十五个国家！

## 你们与自己的国家还有联系吗？

**郑刚** : 我正在与杭州的浙江大学取得联系，想和他们在我的理论领域进行一些合作。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在实验室研究上非常活跃。每年他们都有 7 到 8 百万欧元的研究经费，吸引着来自海外的众多学生和研究员。我前不久在他们的实验室考察了三个星期，我们打算以欧盟委员会的 Marie-Curie 计划为依据，申请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交换项目。

**Aïda Ouangraoua** : 我现在主要跟以前加拿大的同事有联系。不过我有常回布基纳法索的打算，因为瓦加杜古大学正筹划一项南北合作项目，我要帮助他们实施计划并兼任教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把自己在加拿大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别的学生，让他们受益。在法国留过学的布基纳法索教授现在大多退休，他们鼓励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学者保持与祖国的联系。

## 对你们国家希望来到法国求学的学子有什么建议？

**Aïda Ouangraoua** : 事实上，面对现今的政治气候，大部分布基纳法索年轻人都希望去北美或其他欧洲国家留学，虽然他们都有法语的语言优势。对于那些希望来法国求学的人，我建议他们广泛听取前人的经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提前申请助学金和住宿。非洲来的学生一定要考虑是否能承受经济压力。落脚之后，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克服万难，并抵御消极情绪。在遇到优秀人士之时一定要敞开心灵大门，善于接纳，并吸取他们的宝贵经验，这非常重要。

**郑刚** : 我非常同意 Aïda 的观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经济条件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对留学生提供大力的财政支持。就象我们研究小组，我们所属的里尔中央理工学校和中国有特殊的合作项目，因此我们每年都会接待十几名中国留学生。但是，这中间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来留学的中国年轻人总是自我抱团，而与其他博士生无任何交流。与论文导师

的交流也只是导师单方的指导，而他们从不敢提出异议。一个年轻的学者如果不敢跨出这一步就永远不可能进步。

\*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里尔中央理工学校-里尔一大“混合研究部” 8146 之内，LAGIS。

\*\*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里尔一大-里尔三大“混合研究部” 8022 之内，LIFL。